

全華叢書



金華叢書



宋學士全集卷之二十六

明宋濂撰

同郡後學胡鳳丹月樵校梓

雜著

文說贈王生黼

明道之謂文立教之謂文可以輔俗化民之謂文斯
文也果誰之文也聖賢之文也非聖賢之文也聖賢
之道充乎中著乎外形乎言不求其成文而文生焉
者也不求其成文而文生焉者文之至也故文猶水
與木然導川者不憂流之不延而恐其源之不深植

木者不憂枝之不蕃而慮其本之不培培其本深其源其延且蕃也孰禦聖賢未嘗學爲文也沛然而發之卒然而書之而天下之學爲文者莫能過焉以其爲本昌爲源溥也彼人曰我學爲文也吾必知其不能也夫文烏可以學爲哉彼之以句讀順適爲工訓詁艱深爲奇窮其力而爲之至於死而後已者使其能至焉亦技而已矣況未必至乎聖賢非不學也學其大不學其細也窮乎天地之際察乎陰陽之妙遠求乎千載之上廣索乎四海之內無不知矣無不盡

矣而不止乎此也及之於身以觀其誠養之於心而
欲其明參之於氣而致其平推之爲道而驗其恒蓄
之爲德而俟其成德果成矣視於其身儼乎其有威
燁乎其有儀左禮而右樂圓規而方矩皆文也聽乎
其言溫恭而不卑皎厲而不亢大綱而纖目中律而
成章亦皆文也察乎其政其政莫非文也徵乎其家
其家莫非文也夫如是又從而文之雖不求其文文
其可掩乎此聖賢之文所以法則乎天下而教行乎
後世也今之爲文者則不然僞焉以弛其身昧焉以

汨其心擾焉以乖其氣其道德蔑如也其言行勞如也家焉而倫理謬官焉而政教泯而欲攻乎虛辭以自附乎古多見其不察諸本而不思也文者果何繇而發乎發乎心也心烏在主乎身也身之不修而欲修其辭心之不和而欲和其聲是猶擊破缶而求合乎宮商吹折葦而冀同乎有虞氏之簫韶也決不可致矣曷爲不思乎聖賢與我無異也聖賢之文若彼而我之文若是豈我心之不若乎氣之不若乎否也特心與氣失其養耳聖賢之心浸灌乎道德涵泳乎仁

義道德仁義積而氣因以充氣充欲其文之不昌不可遏也今之人不能然而欲其文之類乎聖賢亦不可得也嗚呼甚矣今之人之惑也聖賢之爲學自心而身自身而家其爲事亦多矣而未嘗敢先乎文今之人未暇及乎他自幼以至壯一惟文焉是學宜乎今之文勝於古之聖賢而終不及者豈無其故邪不浚其源而揚其瀾不培其本而抽其枝弗至於槁且涸不止也然則何爲而後可爲文也蓋有方焉聖賢不可見矣聖賢之爲人其道德仁義之說存乎書取而

學焉不徒師其文而師其行不徒識諸心而徵諸身
小則文一家化一鄉大則文被乎四方漸漬生民賁
及草木使人人改德而易行親親而尊尊宣之於簡
冊著之於無窮亦庶幾明道而立教輔俗而化民者
乎嗚呼吾何由而得見斯人於斯世也吾何爲而不
思夫聖賢之盛也虎林王生黼年甚少讀春秋而好
爲文問法於予予美其有志也以其大者語之

河圖洛書說

或問於宋濂曰關子明云河圖之文七前六後八左

九右洛書之文九前一後三左七右四前左二前右
八後左六後右邵堯夫云圖者星也歷紀之數其肇
於此乎方者土也畫州井地之法其昉於此乎是皆
以十爲河圖九爲洛書唯劉長民所傳獨反而置之
則洛書之數爲十河圖之數爲九矣朱子發深然其
說歷指序其源流以爲濮上陳搏以先天圖傳种放
放傳穆修修傳李之才之才傳邵雍放以河圖洛書
傳李旣旣傳許堅堅傳范諤昌諤昌傳劉牧修以太
極圖傳周敦頤敦頤傳程顥程頤其解易大傳大槩

祖長民之意至於新安朱元晦則又力詆長民之非而遵關邵遺說且引大戴禮書二九四七五三六一入之言以證洛書以爲大傳旣陳天地五十有五之數洪範又明言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則九爲洛書十爲河圖夫復何疑其說以經爲據似足以破長民之惑臨邛魏華父則又疑元晦之說以爲邵子不過曰圓者河圖之數方者洛書之文且戴九履一之圖其象圓五行生成之圖其象方是九圓而十方也安知邵子不以九爲圖十爲書乎朱子發張文饒精通邵

學而皆以九爲圖十爲書朱以列子爲證張以邵子
爲主乾鑿度張平子傳所載太乙下行九宮法卽所
謂戴九履一者則是圖相傳已久安知非河圖也及
靖士蔣得之著論以先天圖爲河圖五行生成數爲
洛書戴九履一圖爲太乙下行九宮華父則又以爲
劉取太一圖爲河圖誠有可疑先天圖卦爻方位纘
密停當乃天地自然之數此必爲古書無疑乃僅見
於魏伯陽參同陳圖南爻象卦數猶未甚白至邵而
後大著得之定爲河圖雖未有明證而僕亦心善之

則是華父雖疑元晦之說而亦無定見也新安羅端
良嘗出圖書示人謂建安蔡季通傳於青城山隱者
圖則陰陽相合就其中八分之則爲八卦書則畫并
文於方圈之內絕與前數者不類江東謝枋得又傳
河圖於異人頗祖於八卦而坎離中畫相交流似於
方士抽坎填離之術近世儒者又有與太極圖合者
卽河圖之說又有九十皆河圖而有一合一散之異
洛書旣曰書而決非圖之說夫圖書乃儒者之要務
若數者之不同何也濂應之曰羣言不定質諸經聖

經言之雖萬載之遠不可易也其所不言者固不强而通也易大傳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書顧命篇曰河圖在東序論語子罕篇曰河不出圖其言不過如是而已初不明言其數之多寡也言其數之多寡者後儒之論也既出後儒宜其紛紜而莫之定也夫所謂則之者古之聖人但取神物之至著者而畫卦陳範苟無圖書吾未見其止也故程子謂觀兎亦可以畫卦則其他從可知矣初不必泥其圖之九與十也不必推其卽太乙下行九宮法也不必疑其爲

先天圖也不必究其出於青城山隱者也不必實其與太極圖合也唯劉歆以八卦爲河圖班固以洪範初一至次九六十五字爲洛書本文庶幾近之蓋八卦洪範見之於經其旨甚明若以今之圖書果爲河洛之所出則數千載之間孰傳而孰受之至宋陳圖南而後大顯邪其不然也昭昭矣或曰子之所言善則善矣若鄭康成據春秋緯文所謂河以通乾出天苞洛以流坤吐地符河龍圖發洛龜書感河圖有九篇洛書有六篇者將果足信乎濂曰龜山楊中立不

云乎聖人但言圖書出於河洛何嘗言龜龍之兆又
何嘗言九篇六篇乎此蓋康成之陋也此所以啟司
馬君實及歐陽永叔之辨而并大傳疑非夫子之言
也或云楊雄覈靈賦云大易之始河序龍馬洛貢龜
書長民亦謂河圖洛書同出於伏羲之世程子亦謂
聖人見河圖洛書而畫八卦然則孔安圖劉向父子
班固以爲河圖授羲洛書錫禹者皆非歟濂曰先儒
固嘗有疑於此揆之於經其言皆無明驗但河圖洛
書相爲經緯八卦九章相爲表裏故蔡元定有云伏

義但據河圖以作易則不必預見洛書而已逆與之
合矣大禹但據洛書以作範則亦不必追考河圖而
已暗與之符矣誠以此理之外無復他理也不必寘
疑於其間也或曰世傳龍圖序謂出於圖南若河圖
由圖南而傳當以龍圖解河圖可也而容城劉夢吉
力辨其僞焉何哉濂曰龍圖序非圖南不能作也是
圖南之學也而非大易河出圖之本旨也八卦之設
不必論孤陰與寡陽也不必論已合之位與未合之
數也或曰然則易之象數舍河圖將何以明之濂曰

易不云乎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又曰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此固象數之具於易然也不必待河圖而後明也或者無辭以對濂因私記其說而與知易者議焉

鑽燧說

宋子閒居見家人夏季改火不用桑柘取赤櫨二尺中析之一剡成小空空側開以小隙一刮圓大與空齊稍銳其兩端上端截竹三寸冒之下端寘空內以細絢纏其腰別藉卉毛於隙下左手執竹右手引絢